

那些年，母亲为我们做的美食

□明光市女山湖中心小学 周宝贵

这些年，我走南闯北，见识过、品尝过各地风味不同的美味佳肴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总敌不过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做的美食。

我的心里，一直惦记着母亲做的红米茶。这名称听起来好像说的是茶，其实不然，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米饭。它与普通米饭做法不同的是，先把米放入锅里炒，待米炒红了，再煮。等米饭煮熟了，再加上盐和油搅拌均匀就成了。那米饭吃起来，就别提有多酥软、香甜了。不过，母亲做红米茶，必是要加上野菜的，那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了。

记忆中，每当春雨过后，母亲就会带上我去野地里捡地皮菜，不大一会儿，就可捡回来一竹篮的地皮菜来。回到家，母亲立即将地皮菜择洗干净，晾起来。然后，母亲把锅烧热，再在锅里放入少许油，把洗净晾干后的大米倒入锅中，小火炒至红色，加上水，煮开。把晾干水的地皮菜放在饭上，再在地皮菜上放上盐和油，蒸好后，将饭和地皮菜搅拌均匀。那饭，膨酥松软，那滋味，香香甜甜。吃起来，要多爽口，就有多爽口。

在家乡，这叫红米茶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红米茶就是我们心中的美味佳肴。这么多年来，始终忘不了母亲做的红米茶，在我心里，再好的山珍海味也比不过母亲做的红米茶。

我的心里，一直忘不了母亲做的冷锅焦。这名称听起来有点怪，它是粮食统购统销年代特有的产物。因为那时的人们缺少大米、白面，玉米面成了人们的主食。

这玉米面不是用磨面机磨的，而是人们把玉米放在磨上，用驴拉磨或用人推磨，磨出来的。那箩筛眼比较粗大，箩出的玉米面比较粗糙。天天吃这粗糙的玉米面饼，实在是难以下咽，母亲就变着法儿做冷锅焦给我们吃。虽说现在也有玉米面，但年轻人又没吃过冷锅焦，哪里见识过冷锅焦的好呢？他们才不屑于什么冷锅焦热锅焦哩。老年人虽然有时候想重温一下冷锅焦的滋味，却也懒得动手去做了。渐渐地，冷锅焦就被人们遗忘了。

母亲做冷锅焦，先将锅烧热，在热锅里倒上油，用油旋子把油旋开，有时也撒上少许芝麻粒，接着把用水、葱蒜叶和盐拌好的半干半湿的玉米面放入锅中，用筷子或锅铲子将其摊开，然后用刷锅把子按平。刷锅把子是用高粱穗去壳做成的，按在玉米面上，能按出一道道的竖杠来。然后用小火炕，炕八九分熟时，浇上油，继续用小火炕，炕熟了，就成了冷锅焦。吃起来酥脆可口，清香淡雅。这时，口里，屋子里，空气里，到处流窜出淡淡的清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的心里，一直念叨着母亲做的锄头角。这名字也很生僻，是我们这儿一种特殊的叫法。说菜盒子，大家就容易理解多了。

锄头角有用韭菜包的，也有用南瓜丝包的。通俗的叫法是韭菜盒子、南瓜丝盒子。为了吃起来更有味儿，母亲常常在韭菜馅里、南瓜丝馅里加上鸡蛋和辣椒，吃起来香香的，辣辣的，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，叫人吃了上顿还惦记着下顿。但凡家里有白面，母亲都要做锄头角给我们解馋的。

锄头角炕着吃的居多，但南瓜丝锄头角还可以靠在锅边烧，锅底加上水，盖上锅盖，待气顶上来，锄头角就可以吃了，一点也不比炕着吃的效果差。这种做法也有叫靠锅站的，但靠锅站也有不加馅的，以发面做的居多。吃起来也是脆脆的，香香的，但总比不过加馅的锄头角去。

我的心里，一直怀想着母亲做的小鱼锅贴。提起这个美食名，恐怕大家都知道，不少地方现在还在吃。它的通常做法是将小鱼放在锅底，锅边贴上死面或发面饼，吃起来也别有一种风味。

那时，湖里、池塘里、沟渠里到处都是鱼，小网随便一撒，就能捕到好多鱼。小鱼儿就成了我们做小鱼锅贴的食材。小草鱼可以，小毛刀鱼也可以。但大多数都是叫不出名字的小鱼秧子，可以连小软刺吃进肚里去的那种小鱼儿。

为了能吃到小鱼锅贴，一到放学，我们就去湖里、池塘里、沟渠里捉鱼。捉回家后，我们就把大点儿的鱼拣出来，留下小鱼儿放在盆里或缸里养着。母亲一有空，就会做小鱼锅贴给我们吃。

小鱼儿都是野生的那种，味道十分鲜美。鱼汤常常潜到饼的下半部，那饼吃起来也很鲜美。

如此一来，喜欢吃小鱼锅贴的人自然多起来。

我的心里，一直记挂着母亲做的油馅饼。母亲一有空，就做油馅饼给我们吃。我常坐在小桌子旁边，看母亲做油馅饼。她一般是先切好葱叶和蒜叶，接着在面里加点盐，和成面团，再在面板上撒点干面，将面团擀得薄薄的，撒上葱叶和蒜叶，将面旋起来，再把面擀平。然后将锅烧热，倒上油，用旋子将油旋开。这个时候，就可以把擀平的面放入油锅里炕了，一两分钟后，翻过来再炕。也只几分钟的时间，香喷喷的油馅饼就做成了。我们常常一边吃油馅饼，一边喝稀粥，快活得如神仙一般。

提到喝稀粥，我自然想起母亲做的鸡头米子粥。说起这鸡头米子，外人是不知道的，它是

们这儿的方言，其浆果人们叫它鸡头，从浆果里挤出的粒子，人们叫它鸡头米，去了壳的可以食用的，人们还叫它鸡米头。人们就是这样混叫着，其意思人们心里都清楚。学名叫芡实，提起芡实，大家心里可就全明白了。

芡实生长在湖里、池塘里，它的茎上、叶上、浆果上，都长着刺。叶子圆形，像荷叶，因上面有刺，我们都叫它癞荷叶。浆果呈球形，长满了刺，和缩成一团的刺猬一样，上头还顶着一个微微张开的嘴，有点像鸡头，所以人们叫芡实浆果为鸡头。

我们把芡实浆果采回家，将浆果剖开，就可挤出鸡头米来，一个浆果可挤出几十粒鸡头米哩。鸡头米是圆形的，用刀剖开外壳，可食用的鸡头米就出来了。根据需要，有的可刻成整粒子，有的可刻成半圆形。不论哪一种，都不影响食用。

母亲常常抓一把鸡头米，放在锅里与糯米一起熬，直熬到鸡头米开了花为止。那粥香香的，黏黏的，叫人越喝越想喝，我就常常喝得肚子圆鼓鼓的。

哦，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做的美食多了去了，真的是数也数不清，说也说不完。我常常回味母亲为我们做的美食，好想再一次品尝那美食的滋味。

## 摘花生

□宿松县松兹小学 何 晓

进入农历七月，街头的小摊前就开始售卖起新出的湿花生，似乎是菜农们清早刚从地里采摘过来的，麻屋子上还沾带着沙土。也有已经淘洗干净焖熟的，散发着香喷喷的热气，让人忍不住要买一两斤尝尝。

作为产量丰富、食用广泛的一种坚果，花生曾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贵客临门摆糕饼茶，它素颜出席，提升接待规格；接媳妇嫁女，它披红挂帅，代言早生贵子；聚会宴请，它更是赤膊上阵，成为下酒必备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物质的丰盈，简单朴实的花生似乎没有从前那么耀眼夺目，但它以不变应万变的坚守，一直丰富着我们的日子，充实着人们的回忆。

种花生，收花生，吃花生……在我与花生有关的记忆里，最难忘的还是童年时在乡下摘花生的往事。

摘花生往往是大晴天。早上，等我们起床，母亲早已把花生从地里挖出来挑回了家，堆在院子里，像一座座小山，等着我和哥哥摘。我们在墙角或者树荫下，坐在小板凳上，面前摆着篮子提篮。哥哥会先抓起花生秧在地上摔一摔，除去一些根部的泥土，然后把散落在地的几颗花生捡到篮子提篮里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左手拿着花生秧，右手用点力气把花生从根须上扯下来，顺势丢入面前的篮子里。一旦摘到有三粒果实的长花生，我就会兴奋得大喊大叫，高高地举起来要他们快看。母亲麻利地把摘完的花生秧扎成一个个小把，在烈日下一字排开，留作柴火烧。

花生秧上有一种叫做“洋辣子”的毛毛虫，倘若碰到它，皮肤立马红肿，而且奇痒无比。我特别惧怕它，总是小心翼翼，但还是被它蜇过很多次，以致于想到它都觉得毛骨悚然，浑身难受。但哥哥总是勇敢无畏，总会把远处的花生秧抱过来给我。

时间在不曾停歇的手指间慢慢流逝，太阳兀自在天空中悄悄移动，我们不得不常常起身变换位置寻找阴凉地。天气酷热，即使风吹过，也带着热气。渐渐觉得无聊，甚至坚持不下去了。这时，母亲提出“摘一斤奖励一毛钱”，我欢呼雀跃，又干劲十足地摘起来，也不嫌弃泥巴会弄脏衣服了。

劳动了一天，尽管腰酸背痛，指甲里都是泥，但母亲及时兑现的奖金让我们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。哥哥搬出竹床，放在未摘完的花生秧边。我们一起躺着，期待明天继续能够赚到更多的零花钱。这时，母亲会烧起锅灶，把那些小的、嫩的瘪壳挑出来蒸熟。母亲笑盈盈地向我们走来，花生香气扑鼻，我迫不及待地从小筐里抓出一把，不剥壳就往嘴里塞几颗，双手仍在不断地来回倒腾着热气腾腾的花生，根本顾不了烫。现摘现煮的花生水分很足，吃起来鲜嫩多汁，香甜可口。一年之中，只有刚刚收花生时，才能品尝到这样的美味。

如今，菜农们为了卖相好，卖的都是颗粒饱满的花生，想要品尝那种细嫩清甜的瘪壳，已是不能够了。

## 向日葵歌

□淮北市杜集区张庄中学 李思亮

我不是幽兰，  
生长在幽谷中；  
也不是娇嫩的花儿，  
养在暖暖的帐篷；  
更不是玫瑰，  
被人相拥！  
现在，  
被移栽在花盆里。  
缺少阳光，  
狭窄的空间，  
羸弱的身躯，  
轰然倒地。  
而我艰难地——  
挺直身子，  
脸倔强地面向：  
太阳升起的地方。

## 雨 歌

□霍邱县城关镇逸夫小学 徐方中

窗外，  
无言的雨丝，  
诉说着——  
春的烂漫，  
生命的蓬勃。

雨的丛中，  
一抹粉红，  
绽放——  
慢慢摇曳，  
炫耀着根茎的力量。

## 值班之夜

□祁门县胥岭学校 程夏姿

批阅完最后一份学生的自我检测作业，她放下手中的红笔，抬头看看电脑桌面上的时间，不知不觉已是半夜十一点多。她赶紧合上书本，关上电脑。走出办公室，抬眼一望，教学楼漆黑一片，人去楼空。不知何时，喧闹了一阵的学生宿舍已然寂静无声了。每年期末的最后一两周是最不让人省心的，她转了一圈，终于放心地离开了。

浓雾笼罩下的灯光显得有点昏暗，将她羸弱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回宿舍的路上，她似乎有点害怕，幸好她并不孤单，因为一路有蛙声和虫鸣声的陪伴。洗漱完毕，来不及梳理一天的工作，许是累极了，她倒头便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突然惊醒。值班的日子，她总是睡不沉，鲜少睡得安稳。她睁开眼睛，竖起耳朵，细细听来，外面没有什么异动。她继续闭上眼睛，很想再睡。可醒了神，越想睡越睡不着。这时的大脑偏偏东思西想，无法控制。一帧帧、一幕幕，像是放电影一样。

家中上高中的孩子，早上会及时起床吗？家中无人做饭买的什么吃……课外活动时间，昨天和那几个女同学的交流挺不错的，但那一两个男生的思想工作是否做通了，能否真正去主动学习了？昨日作业和试卷中的错误，老师的释疑解惑，他们是否完全理解……

林同学，你担心你父亲的病情和伤势，你的心情，我都能理解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

必须面对现实。如果你整天魂不守舍，不安心学习，妈妈知道了，是不是更加担心？想着想着，不知从何处，冒出一只讨厌的蚊子一直萦绕在耳旁“嘤，嘤，嘤”叫个不停，挥之不去。许久后，她想，与其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如静下心来，听听这乡村特有的交响乐。蛙声阵阵，虫鸣声声。蛙声和各种虫鸣声此起彼伏，好不热闹，好一个“听取蛙声一片”。再细细听来，还有淅淅沥沥的雨声。听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真可谓是声声入耳。不知何时，窗外泛起了鱼肚白，一丝光亮凑着窗帘缝隙透了进来。眼皮终于沉沉合上，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急促的闹铃声惊醒了梦中人。赶紧起床洗漱，可别耽误了孩子们的晨读。学期最后一个值班，平凡而难忘。